

河东览胜

再走绛州 ■ 王友明

之所以说再走绛州,是因为20多年前,我在原北京军区驻侯马289医院供职,曾随新绛籍战友几次到绛州游览。

再走绛州,除迫切要与近在咫尺却未曾谋面而又心仪已久的运城文友淮战科先生相见外,还真想心访幽探秘,深情触摸沧桑岁月留给绛州的历史印痕。

午餐后没有休息,便在淮战科先生的陪伴下,驱车直奔绛州三楼。下得车来,一座保存完好的牌坊映入眼帘。这是一座四柱三层的木构牌坊,门额上书有“修德”两个金色大字,字迹有些模糊,但仔细观看,还是可以看清楚的。柱脚石墩上有四尊形态各异的石狮,为牌坊增添了无限生机。虽然天气反复无常时阴时晴,天色也有点昏暗,但我的心灵却是一片明净。

穿过牌坊,走近鼓楼,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气势宏大。我们欲登楼,却发现楼门紧锁,只好绕楼观赏。鼓楼是砖石砌成,东西有拱形洞门相通。鼓楼现存木结构为明代遗构,因年久失修,2014年抢救性翻修彩绘之后,又一次焕发出新的风采。据史料记载:公元1347年,李荣祖出任绛州知州,在州财政收不抵支的境况下,他带头捐出自己一个月的俸禄,并依靠当地乡绅与百姓的募捐,于一年后的冬天,建成了这座鼓楼。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但建造鼓楼背后所蕴藏的一代廉吏忠于职守、迎难而上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

站在鼓楼旁的高坡上,可看见不远处是一座宏大的老戏台。戏台说,这就是著名的乐楼,专为酬神演戏而设,也是城内过年过节娱乐活动的主要场所。乐楼是明代遗构,坐南向北,整体东西长16.7米、南北宽8.87米,砖石砌台基高2.6米,占地面积148平方米。其面宽五间,进深四椽,系重檐式建筑。下层为四坡顶,上层前檐歇山,后檐悬山顶,前出抱厦,二层梁架,为三架梁通檐用二柱,檐下施三踩单翘斗拱。戏台面对的七星坡,坡道宽广,南低北高,呈倾斜状,观众可借此就势观看演出,不受任何遮挡。乐楼与鼓楼、钟楼,并称绛州三楼,均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看到戏台柱子上,还悬挂着大红灯笼,心中暗想,这戏台上,曾演绎过多少才子佳人的爱恨情仇,多少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多少社会发展的时代大剧?

顺着鼓楼一侧的城墙,行走百十步,便来到钟楼下。透过门缝,我清晰地看到楼身为砖砌。据介绍,鼓楼四向辟砖券拱门,柱头上施阑额、普柏枋,斗拱形制为三踩单翘,每面置平身科一攒、出45°斜拱。梁架为抹角梁上承井口枋,十字歇山顶,琉璃脊饰。楼院南北长45米、东西宽17.33米,占地平面780平方米。《新绛县志》记载,创建于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元、明、清均有修葺,1979年、1994年又作重修。现存梁架为明代遗构,楼体边长为9.45米,方形基座高1.74米。楼内悬金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铁钟一口。钟楼在南,简约大方;鼓楼偏北,高大巍峨;乐楼在东,美轮美奂。此三楼,各具特色,参差错落,犹如镶嵌在缓坡上的“明珠”,美得那么宁静,在春阳下熠熠生辉,折射出迷幻的斑斓!我想,如果从高空俯瞰,一定更具视觉震撼力。

紧邻鼓楼,有一座城隍庙,原建于明洪武年间,历代都有修葺。现存建筑是2011年新绛县委、县政府投资1200万元,对照清光绪版《直隶绛州志》中的建筑图,在其原址上复建的。中轴对称布局,主要建筑有牌楼、山门、献殿、东西配殿、主殿、东西廊房、放生池、寝宫、东西耳殿等,为“前朝后寝”形制,体现了古代州一级城隍庙的建筑规制。正在城隍庙内徜徉,接到了新绛县政协主席李福云的电话,说是过来陪我们一同游览,心里顿时有一条感动和温暖的溪流在涌动。

不到十分钟,李福云就赶来绛州大堂门前广场。他用简短的语言对我说:“从渊源上讲,鼓楼、乐楼、钟楼都是绛州署大堂的附属建筑。”说话间,便迈进了绛州大堂正门。绕过仪门,中间区域是被玻璃封闭保护起来的考古遗址,看着那一堆堆土块、砖墙,我不明就里,心中生疑:“这里的构造,为什么是这样的?”福云悠悠然答:“这里有唐、宋、金、元、明、清六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基址遗存,埋藏着一万多项陶片、瓷器、铁钱等。大批量的、不同时期的文物,在同一个断面上铺陈,呈现了古绛州延绵千载的文化脉络和历史记忆。”听罢此言,我不禁感慨:脚下踩着的,可是耀眼千年的辉煌啊!

绛州大堂,面宽七间,进深八椽,单檐歇山筒瓦顶,檐下为五铺作单下昂斗拱。大堂高大宽阔,巍峨壮观,人置其间四顾空旷,威严之感油然而生。据有关专家说,全国州衙正堂规制通例为五间,而绛州独为七间,乃国内少见。现全国尚保留有三处州衙大堂,绛州大堂是其中的佼佼者。大堂建筑风格粗犷豪放,造型朴实无华,堂内柱子,特别是前后门楹柱,其粗难以合抱。为扩 大堂内面积,内柱大量减少,横梁为三架重叠,与纵向大内额,由额相接,与横行大梁,叠架承重,撑以通天立柱,坚固有力。梁柱多为原始材料稍加砍削而成,无统一规格可循。从总的风格看,现建筑应为元代重建造。在大堂中心的正堂前,有一块已碎裂成多块的“鱼儿跪堂石”,意为鱼儿喝水各凭良心。大堂北壁东、西侧各嵌有一块高约1米、宽约0.7米的碑石,分别为《文臣七条》《武臣七条》,均为宋徽宗时期刻制,上书敕宋真宗赵恒御制,时警勉为政百官。这在全国还是首例,于今,仍有其借鉴参考价值。另外,还有4块大型石质覆盆式莲花柱础,依然炫耀着唐代的辉煌。

步出绛州大堂侧门,拐了一道弯,便进入绛守居园池。此园,后世俗称为“隋代花园”“隋园”“莲花池”“新绛花园”“居园池”等,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由内军将军临汾令梁轨开创,是供太守、僚属、士大夫及其妻室儿女游乐的地方,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官衙州牧的添建维修,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风貌,展现了匠心独运的巧妙心思,成为我国园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是我国现存唯一的隋代官家园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国家重点公园”行列。

信步而行,每一步似乎都会踏响历史的音符,每一块砖石、每一棵树、每一株花草、每一座小桥、每一栋建筑,均记载着无数的故事与传说。这里的确留下了王通、王绩、王勃、王之涣、岑参、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

司马光等文人墨客的足迹,有的还留下了题咏之作。

在屹立于芙蓉池南岸的“洞亭”前,我们合影留念,说古论今。亭内有一方石桌、四个石凳,可供饮酒、弈棋、抚琴之用。透过窗口,眼前是长方形池塘,一泓清水,几许木石,树影迷离。不经意间,范仲淹《绛州园池》一诗涌上心头:“绛台史君府,亭阁参园圃。一泉西北来,群峰高下睹。池鱼或跃金,水帘长布雨。怪柏锁蛟虬,丑石斗鼯虎。群花相倚笑,垂杨自由舞。静境合通仙,清明不知暑。每与风月期,可无诗酒助。登临问民俗,依旧陶唐古。”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绛园的如画风光,歌颂了绛州淳朴的民风民俗。

踏上一座古桥,李福云慢声低语地说:“欧阳修的岳父薛奎,就是绛州人,北宋时期的大臣。缘于此,欧阳修更是纵情于绛州山水之间,留下了赞美的诗篇。”我有点惊讶地说:“噢,我说呢,欧阳修《绛守居园池》一诗的笔触,那么细腻深情!”我再次从百度搜出这首诗欣赏:“尝闻绍述绛守居,偶来一览登周四隅。异哉樊子怪可呼,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人有无,一语话曲百盘纡。孰云已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荒烟古木蔚遗墟,我来嗟祇得其余。柏槐端庄伟丈夫,苍颜郁郁老不枯。靓容新丽何一味,清池翠盖拥红蕖。胡鬱虎搏岂足道,记录细辞何区区。虞氏八卦画河图,禹汤禹禹暨唐虞。岂不古奥万世模,嫉世姣巧习卑污。以奇矫薄骇群愚,用此犹得追韩徒。我思其人为跨蹑,作诗嘲谑为坐娱。”园以人传,园以文传,本是官衙花园的绛守居园池,由此声名大振,成为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

游走在居园池内,我感受到其布局之美。福云先生自豪地说:“居园池分别为春、夏、秋、冬四园,每个景区分别种植了与四季相应的迎春、夏莲、秋菊、冬梅等花卉,还充分运用琴、棋、书、画、石、亭、桌、壶等物品,来营造春浓、夏艳、秋实、冬寒的人文意境。”极目四望,假山耸峙,池水倒映,沟渠环绕,小舟自横,花卉争艳,古柏参天,曲径小桥,幽雅美妙……我翘指称赞:“绛守居园池,真的可与苏州园林相媲美啊!”

出了绛守居园池,驱车10多分钟,便来到龙兴路北端高阜上的龙兴寺。该寺始建于唐,原名碧落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暖暖的春阳下,静静地站在寺门前,抬头仰望耸立的龙兴塔,可得刚毅之感。

进入寺门,要登上108级青石台阶,才能到达碧落碑处,这是龙兴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年逾古稀的我,面对高高的台阶,没有一丝恐惧感,反而有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良好心态,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来到最后一个平台上,我双手插兜,挺起胸膛,目视来路,以龙兴塔为背景,照了一张相。同行的文友夸奖说:“您不愧是当过兵的人,身姿挺拔,俨然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将军!”我知道,这是溢美之言,可心里还是觉得美滋滋的。

在碧落碑旁,年轻的女解说员风趣幽默地作了一番讲解:对于碑名的由来,有说是取于碑文中的“栖真碧落”一词,有的说是因为碑在碧落观中。此碑高2.26米、宽1.03米、厚0.21米,系唐高宗李治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祖李渊第十一子韩王元嘉的儿子李训、李谊、李撰、李谌为其母房氏祈福而立。文为篆体,共21行,每行32字,除去空阙,实有630个字。碧落碑,小篆俊秀,书写特异,笔法工整,布局严谨,后人难以认读,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珍品。其中最富价值的,是以小篆而称誉全国的书法艺术名碑《碧落碑》。篆书由谁书写很难确定,历来有很多说法,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唐代篆书中的一件精美而又风格独特的精品,笔画细挺,线条圆润,字狭长,有的笔画、部首仍然保留了篆字体象形特征,让人想到日月、云霄、虫鱼等自然界的事物,显得古朴而有趣意。

说到这里,解说员还讲了一个故事:自诩为李斯之后的李阳冰见了此碑后,爱慕备至,居然徘徊数日不忍离去,左右琢磨,反复研习,谁知到底也没有学成个样子,惹得他十分恼火,自恨不如,竟愤然以槌击之,羞愧而去。碑上有一块残缺,相传就是李阳冰的槌痕。后人不仅把这个有趣的故事刻在碑侧,还依照原样重刊了一石,与碧落碑并列一处,称之为新碑。

离开碧落碑,穿过侧面的一扇小门,我们来到龙兴塔下。解说员说,因龙兴塔是绛州古城的独特标志,故称“绛州宝塔”,建于唐贞观年间,原高8层,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重修时包镶外皮,增高为13层,塔呈八角形,通高43.7米。古塔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宝塔腾烟”这一奇观,至今谜团未解。每个塔角上都悬挂着一个铁铃铛,阵阵清风吹来,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且各不相同,此景被称为“八方协律”。这座塔的文化属性非常明显,每级都有独特的题额,依次为:一柱擎天、两茎仙掌、三波龙门、四大跨空、五云献瑞、六鳌首载、七星召应、八风协律、九陌开花、二园容境、十方一览、十二碧城、十州三岛。单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古人的文化审美水平是蛮高的,切题很有寓意,看起来并不突兀,底蕴也颇深。塔身逐级收缩,每层设有4个瞭望窗口,每层设有塔檐,砖雕仿木斗拱,梁架清晰可见,叠涩明显。解说员最后微微一笑说:“各位如果有兴致,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登塔的妙处。”

我向来喜爱登高望远,便赶紧招呼大家一同登塔。塔的内部,设计有爬梯,扶手是铁的,踏板是木头的。我们沿着逼仄的楼梯,一级一级登临塔顶,内部空间狭小,但布局精巧。顶层空间,仅容纳三四个人,可以从小狭的圆洞处匍匐到塔的外沿,瞭望窗外的风景。

身在最高层,我想到了自己攀爬文学之山的过程,当千辛万苦地登上高高的山顶时,心里有多么幸福!我用行动证明了这样一句名言:“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在我心里,热爱就是这样从每一个足印开始的一路仰望。与之相比,攀爬中所经历的艰辛、磨难、生与死的考验等都是那么渺小。

走出龙兴寺,握手告别时,又想起淮战科老师的诗作《我在新绛等你》中的一段:“我在新绛等你/我在曾经的‘小北京’‘旱码头’等你/听着悠扬的民歌《走绛州》/漫步繁华的七十二行城/坐进老字号点份热腾腾的绛州铜火锅/咂几口汾酒香美酒/绛州历史的兴味便袅袅不绝/萦绕在舌尖/我在新绛等你……”

随笔偶寄

遥远的麦田

■ 屈吉平

早年,晋南故乡的黄土地上,小麦是最珍贵的庄稼。

当第一缕春风迈着轻盈的脚步,穿山越河抵达故乡的土地时,那卧了一冬的麦子就醒了。青绿的颜色便如潮水般蔓延开来,迅速地占领了整个田野。我站在田埂上,望着眼前这一望无际的麦田,心里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醒了的麦子长得比婴儿快,过了清明,比筷子高,接着快速生长。

立夏之后,麦子便开始抽穗,而一过芒种,平展展的田野里的麦子由绿转黄,广阔的大地转瞬间进入金黄。这无边无际的麦浪,让农人心中满是踏实和满足。那随风起伏的麦浪,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一年一度的“龙口夺食”时节来临了。

俗话说“麦熟一晌”,就在这“一晌”,庄户人便忙得不可开交。父母自然就是家里里的主劳力。当年,收割机在村里还是稀罕物,我们这里的收麦方式就是靠人割。放麦假后,我便跟着父母亲去地里割麦子。

当我站在广阔的麦田边,竟有些茫然。

夏天的风并不湿热,反倒有些凉爽。微风拂过,麦穗微微晃动。麦田是怎样的一种颜色呢?比金子的颜色要暗淡,比土地的颜色要耀眼。当目视着铺天盖地的麦浪在风中流淌时,我微微有点激动,这就是麦浪翻滚。

割麦子是体力活,只见父母弯下身子,长柄歪把割麦镰紧握在右手里,挥成一个弧圈,一镰刀下去,一大丛割倒的麦子便抓在左手,放下又是一镰,一排排麦子整齐划一地倒下,安然卧倒在大地的怀抱里。我跟在他们后面,弯腰,驻足,左手紧握麦秆,右手挥动割麦镰,使劲一拉,一把麦子便握在左手,接着顺势摆放齐整。挥镰,一溜麦子倒了,前面还有;割倒一溜,还有。我拼出浑身的力气,却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的腰就有些直不起来了,胳膊酸胀。

关键是头顶的烈日,晒得有点头昏脑涨,我有些赌气地看着属于自己的两条垄麦子,有些不知所措。我有个隐约的念头,就是不能让父母笑话,我已是初中生了。这念头催促着我继续弯下腰。我的脸时不时被麦穗刮蹭,胳膊和脚踝被叶子划过,又疼又痒。而太阳越来越大,一丝风也没有,汗水很快

顺着脸颊滴落到土里。我这才知道,看似简单的割麦,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当父母招呼我歇息时,我赶紧跑到阴凉的柿子树底坐下,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稍息片刻,我又跟着父母埋头劳作起来。中途我偷了会儿懒,直挺挺躺在麦田上眯了一觉。麦芒真扎人啊,可短暂的小憩足以让我觉得万分幸福。

黄昏时候,父母将割倒的麦子捆好,又用小平车运回麦场,等着明天用拖拉机碾打。我浑身黏乎乎的,脚底也磨出水泡,回到家凉水简单擦了擦身,顿觉舒爽无比。

田野里的麦子也都割光了。更忙碌的是碾压场,将晒好的麦子尽数入仓。金黄的麦秸垛小山般挺立在场边,洋溢着诱人的香甜之气。如波浪翻滚的小麦在庄户人辛勤的汗水里,一下子变成了金色的麦秸垛,宣告“龙口夺食”麦收的结束。

父老乡亲年年在麦收时节都要在麦田里穿梭好多天,汗水如同细密的雨丝,从额头、脸颊滑落,打湿了衣衫,可谁也不叫苦喊累,人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期待。他们忙碌的身影宛如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在那金色的麦浪间跳跃、飞舞,奏响了一曲质朴而又充满力量的田园之歌。

白驹过隙,岁月流转,一晃几十年过去,那些满是欢声笑语和汗水的劳作场景,也都随着时光变迁,慢慢走远了,成了只有在记忆里找寻的旧梦。但每当麦收时节,我眼前都还会不由自主浮现出一片荡漾的金黄色,这金黄始终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我知道,那是麦子的颜色。

鹤雀楼

花开半夏 (中国画)

杨健作



小小说

两个小娃娃

■ 张俊耀

“75后”吴自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市里的职业高中毕业后,凭借学到的手汽修技术,先在别人的汽修厂打了三四年工,便与大款朋友在市郊合伙开了汽修厂,很快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吴自仁老家在汾南塬上,左手一指峨嵋岭,右手一指汾河川,离市里他的汽修厂不到60公里,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吴自仁上中专时父母因病先后去世,比他大几岁的姐姐嫁在本村,村里还有几个叔叔和堂兄弟。而且,妻子也是他同村的发小。

自父母去世后,老家本就简陋的房子一直闲置着,院门落锁,院里杂草丛生,房屋破败不堪,屋内更是蛛网密布。那年春节回老家探望二叔父,二叔父对吴自仁说:

“你现在有钱了,老家破旧的房子也应该改造一下了。老家就是一个家族的脸面,你父母穷了一辈子,到了你这辈,一定要把咱门户撑得硬气些!”

吴自仁本就有“光耀门庭”的意愿,叔父的一番话更坚定了他改造老宅的决心。他与妻子商议后决定要建就要建村里乃至汾南最阔气的“乡村别墅”!

钱只要不是问题,翻盖老宅还能有什么问题?当年惊惶一过,吴自仁的乡村别墅工程便紧锣密鼓动工了。图纸是市里一家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施工队是筛选了几家有资质有实力的工程队后才确定的。仅仅半年,耗资超百万万元的工程就竣工了。别墅外观造型别致,气派非凡;内部设计新颖,装潢考究;家具应有尽有,豪华典雅;大院宽敞开阔,石材铺地;花园繁花似锦,鸟语蝶飞;高墙白面蓝瓦,微派韵致;门庭高大宽阔,气势恢宏。尤其是家里的空调,选用的是价格不菲的“海尔”最新款式。自此,吴自仁经常带着妻儿回老家休闲小住,好不惬意。

没几天,叔父婶子、堂兄弟,岳父母、小舅子们,都知道了新宅“闹鬼”的事,却都不知所措。商量的结果是请东庄姓解的“神

汉”来施法驱鬼!

解“神汉”一脸冷峻,站在原地,眯着眼睛朝高高的门楼看了足足一分钟,脸上略显惊讶。之后,在众人睽睽之下,他迈着八字步,不紧不慢进了大门。进入院里,他站立中央,环顾四周,一会儿仰